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五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答聶雙江

伏誦教言及所致緒山書知我丈之學日造精深謂良知自能知能覺而不以知覺爲良知故該提之愛敬令人於未發處體驗師門正法眼藏得我丈一口道破當下便有欛柄入手不犯道理知解分疏有功于師門大矣竊意良知無

分于未發已發所謂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纔認定此予便有認定之病後儒分寂分感所爭亦只在毫釐間所謂致知在格物格物正是致知實用力之地不可以內外分者也若謂工夫只是致知而謂格物無工夫其流之弊便至于絕物便是僊佛之學徒知致知在格物而不悟格物正是致其未發之知其流之弊便至于逐物便是支離之學爭若毫釐然千里之謬實始于此不可不察也吾人一生學問只是

改過所謂復者復于無過者也良知眞體時時發用流行便是無過便是格物其工夫之難易精粗存乎所造之淺深而以改過爲宗則一而已吾人之學所以異于倦佛正在于此過是妄生本無安頓處纔求個安頓所在便是認着便落支離矣

與聶雙江

日與東廓諸丈紬繹立本之義頗有端緒吾人一向在欲染擾擾上打混不曾實落于無欲源

頭立定命根所以致知工夫不得力無欲不是效正是爲學眞正路徑正是致知眞正工夫然欲立定命根不是懸空做得格物正是致知下手實地故曰在格物格是天則良知所本有猶所謂天然格式也若不在感應上參勘得過打疊得下終落懸空對境終有動處良知本虛格物乃實虛實相生天則常見方是眞立本也此中無纖毫意見可湊泊無纖毫玄妙可追尋無纖毫虛靜可倚靠吾丈主張立本之說在吾人

誠爲對病之藥敢忘服食若云格物上無工夫先後分疏之間恐亦未免有意何時奉侍道顏究竟此事亦大快也

答鄒東郭

歲裏于雙江丈念菴兄石蓮洞所惠書拈起寂然處用功一語作話頭孩提之愛敬是良知發用流行處須有未發爲之根見其中有物也昔人分寂分感所爭只在毫髮間魏莊渠公亦有天根天機之說蓋良知只是一個良知無分于

未發已發若于已發處求未發之根復于未發處循已發之用未免墮落二見但吾人今日受病又未免倚傍道理分疏不肯直下歸根承受得此一番提掇迺是對病之藥不可因其話頭未相打併并其宗旨而忽之也况雙江公迺是覿體煆鍊出來公案所指寂然處實有下落自以為不屬見解吾人各各去其執著之見虛心領受務歸大同方為有補于師教耳某亦有柬致雙江公便中幸索觀之緒山兄此番趨教尊

爲老師年譜一大事今年再不成稿日後益難起手矣然亦須此學打併歸一絶無疑貳下筆方得其精神蓋學術既明一切事功特其餘事而卽事功爲學術何啻千里

復劉獅泉

吾兄日來于分水路頭更明白否雙江公近于寂然處自信眞有得力非從意見解去亦非從依傍道理得來念庵兄心已服東郭丈則未相打併未知兄曾與證究否有東達雙江念庵略

致請質之懷幸索觀之并以復我緒山兄此來專爲老師年譜一大事幸勿再與放過然欲成此稿須吾輩各各自信此學縱横權實信手拈來了無疑礙信得老師妙手不渉安排學術事功打成一片將精神描寫出來方可以信今而傳後耳

與魏水洲

歳終匆匆惜别未盡請益之懷日來道體想益充裕但中秋結[illegible]之[illegible]一月終覺有未盡契若吾丈

一種懇懇保任性命之心教我多矣大抵我師良知兩字萬刼不壞之元神範圍三教大總持良知是性之靈體一切命宗作用只是收攝此件令其堅固弗使滲洩消散了便是長生久視之道古人以日月為藥物日𩲸之光便是良知月魄便是收攝日光真法象所謂偃月爐也其幾只在晦朔之交不得先天真氣為種子皆後天渣滓也幸密察之

與魏水洲

省中會林艾陵知吾丈山居靜養之迹甚用慰
浣結丹許時當有脫胎神化之漸路阻未由覿
叩爲念近有方外傳圜中術者徹頭徹尾只以
了性爲宗性是萬刧不壞之真體所謂無漏清
淨法身只緣歷刧虛妄凡心不了故假修命延
年之術以爲煉養復性之基徒守後天渣滓不
究性源到底只成守尸鬼永無超脫之期上品
先天之學所不屑道也若能見性不爲境緣所
移到處隨緣緣盡則去去來自由無所碍滞如

金之離鑛潛藏變化皆由自得方成大超脫延促非所論也中間精樞氣機神室火候進退藥物交媾存乎口訣何時與丈連牀默証亦千載一快也

與李原野

昨者匆匆奉晤大衆中未緣細請殊切耿懷知吾丈默默之情亦若相念不能忘也吾丈氣正而行方知不諧于俗調吾人在世自有隨身規矩輕輕重重權衡在我不容差池一切交承辭

氣違順之間事體同異之迹無大害于義者自可放過若其有所關係不容放過處亦須以平懷應之直而勿亢宛而勿阿如權之稱物隨其低昂而輕重自見常令胸中廓然弗作纖毫凝滯固不容舍規矩以徇方員亦不因輕重而爽吾權衡之用爲不容已耳且我能忘機人之機亦將自息感觸神應不可誣也吾丈夜間少睡亦是凝滯未釋猶有機在機眩神馳冲氣散逸展轉反側祗益躁煩不睡之因或在于此古人

云未瞞眼先瞞心若果百念放得下無些子掛帶自將頹乎其委順矣湖中請教息之一字非止對治之方乃是養生要決亦便是學問真正路頭至人有息而無瞞瞞是後天濁氣息是先天清氣莊生所謂六月息孔子所謂向晦入燕息息者隨時休息之謂終日間眼視色耳聽聲鼻聞臭口吐聲音手足動觸魂魄精神隨意流轉隨在洩漏是謂生機循晦至夜機事已往萬緣漸消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無所臭口止不

言四肢靜貼魂魄藏伏精神翕凝一意守中如潛如蟄如枝葉剝落而歸其根是謂殺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逆順相因如循環然在知道者默而識之若果信息之一字可使終夜不打一鼾不作一夢一念烱然自由自在先天補益之功自有出於昏睡之外者矣若果信得及可使終日酬應萬變而此念寂然不爲緣轉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蓋養德養生原非兩事但其求端用力作用不同中間

行持頗有節候回途就正終此合併也

答李克齋

承兄慰存痛苦之情藉以少舒江行亦漸遣釋默默哀苦中悟得自己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着兒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褁些好題目做包褁周旋討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

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眞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箇宇泰收功之期吾人今日之學欲求取信於天下須從自家信起暗室之內勿謂人可欺鬼神時時照察若自已處心積慮一毫有愧於鬼神便是自欺縱使要討世間便宜鬼神會能算帳不由人討得鬼神與人幽明只一理欺不得已便是欺不得人自已信不過欲求人之信已譬之身入鮑魚而欲

求人以芝蘭親就不可得也不肖賴天之靈偶
然得箇悟入故深信不疑以爲千古絕學庶幾
有在於此不惜口業每每與諸公一談以盡交
修之懷非不自量也若不是自巳眞有箇悟入
處雖盡將先師口吻言句一字不差一一抄謄
與人說祇成剩語誑巳誑人罪過更大以其無
得於巳也諸公果肯信不肖之言不爲虛妄只
當聽信先師之言一般還須轉箇關捩子默默佛
體悟方得相應若只以世間包果陪奉心腸便

欲承當此件事譬之懦夫擔負九鼎不待知者
而後知其不勝任也

與李克齋

藉庇巳抵北關一路感慼觸傷悼苦情鬱鬱所賴
一點靈明自主自照未至昏憒始信古人毀不
至滅哀亦是和不我欺也上天以此極傷心事
降割於我皆是不肖平時修行無力包藏機智
欲與造化爭巧所致驚游雷而喪七鬯震及于
躬矣敢忘恐懼修省自今以後誓與心盟徹骨

微髓掃空巢穴務令念念可質鬼神無復一毫
牽纏繫閃順逆好醜皆作意安席不辜負上天
一番成就至意因此勘破世間原無一物可當
情原無此子放不下見在隨緣緣盡即空原無
留滯雖兒女骨肉亦無三四十年聚頭從未生
已前觀之亦是假合相況身外長物可永保乎
所留會紀數隙梗槩傷於漏洩亦是罪過愛人
念重不覺縷縷至此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
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

佛

着念認爲已物方是超物外大丈夫公餘不妨與諸公時時覓會究明此件事此件事原是爲自己性命教學相長不是立門戶了故事做的老師一脈僅存如綫望兄出頭擔負從心悟證從身發明使此學燁然光顯於世與吾黨作榜樣不徒氣魄承當而已也

與孟兩峰

與兄相違忽忽復逾歲月追憶滁陽燕遊聚處之樂又在春雲之外矣今之惘然老師良知之

旨原是千古絕學顏子一生功夫只受用得此兩字自顏子沒而聖學亡世之學者以識爲知未免尋逐影響昧其形聲之李耳夫知之與識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辨無分別者知也有分別者識也知是本心之靈是謂根本知無知無不知性是神解不同妄識托境作意而知亦不同太虛廓落斷滅而無知也弟與兄同事夫子聞之已熟於此勘得更何如此事性命根原生死關捩其機只在一念入微處取證不肖

衰年行持亦不出此此千萬自愛八十老儂於世情更有何放不下惟生死一念眼前實境界於此超得過不爲恐怖方是世出世法方是豪傑作用幸兄重留意焉

答章介菴

伏領來教併附東廓丈二書知我丈憂道苦心愛我良切聖賢立教皆爲未悟者說因其未悟所以有學來教謂周子無欲故靜朱子以心無妄動爲靜正是吾人學則因其有欲故須寡之

以至于無欲因其有妄故須反之以復于無妄自然無欲無妄者聖人也勉強以求至于無欲無妄者學者之事也中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倣書以至于羲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聖人自有聖人之學上達不出下學之中若以聖人不假修習超然上達則虞廷精一之功果何所事也夫孩提知愛及長知弟此是德性

良知本體不由見聞而得聖人與衆人所同有非因悟始有高虛狂誕正是倚靠虛見包藏欲根不肯實落在德性上克念以收掃蕩清明之功乃倚靠包藏之爲害非良知有所不足須假借聞見以助益之也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正是學者求止功夫其要緊正是艮其背上用功艮止功夫不分寂感時時是寂時時是感時時在感應上做得主宰不爲外境所遷是謂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忘己忘物而

得無咎也賢如溫公終身未能到此只爲未悟艮止之意未免爲中所繫縛大抵敦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于聖人者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答李彭山龍鏡書

令嗣令坦屈自江右兩辱手教且遣執禮迂疏謭薄愧無相益徒有抗顏二子質性頗粹習氣未深況久在爐鞴中意思自好但未能數會共致切劘之情耳來教亹亹數百言及與月山所

論龍鏡一書深懲近時學者過用慈湖之弊足知任道懃懇憫時憂衆之懷某不佞敢忘佩服細繹來旨尚有毫釐欲就正處茲據其略以請非敢質言正以求益也　文云今之論心者嘗以龍而不以鏡惟水亦然云云夫人心與物無對無方體無窮極難于名狀聖人欲揭以示人不得已取諸譬喻初非可以泥而比論也不鏡之喻未爲盡非無情之照因物顯象應而皆實過而不留自妍自醜自去自來水鏡無與焉蓋

自然之所爲未嘗有欲聖人無欲應世經綸裁
制之道雖至于位天地育萬物其中和性情本
原機括不過如此而已著虛之見本非是學在
佛老亦謂之外道只此著便是欲已失其自然
之用聖人未嘗有此也　又云龍之爲物以驚
惕而主變化者也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嘗以
此爲先哉坤道也非乾道也云云其意若以乾
主驚惕坤貴自然驚惕時未可自然自然時無
事驚惕此是墮落兩邊見解易道宗原恐未可

如是分疏也夫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謹恐懼未嘗致纖毫力有所恐懼則便不得其正此正入門下手工夫乾乾不息終始互根竭力而不以爲勞省力而不以爲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自古體易者莫如文王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廼是上帝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廼是眞警惕乾坤二用純亦不已是豈可以先後而論哉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義皆類

或者以爲聖人本

大儒之談

體自然無欲學者工夫豈能徑造是殆未知合一之旨也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開口便教以法堯舜師文王豈漫爲之說以誑世哉誠見道之本一而學之不容以異也聖人學者本無二學本體工夫亦非二事聖人自然無欲是即本體便是工夫學者寡欲以至于無是做工夫求復本體故雖生知安行兼修之功未嘗廢困勉雖困知勉行所性之體未嘗不生而安也舍工夫而談本體謂之虛見虛則罔

矣外本體而論工夫謂之二法二則支矣此在吾人自思得之非可以口舌爭也其云以驚惕而主變化不若以無欲而主變化更爲得理驚惕只是因時之義時不當故危厲生惟惕始可至于無咎非龍德之全也無欲則自然驚惕當變而變當化而化潛見飛躍神用無方不涉蹤跡不犯安排吾心剛健之象帝命之不容已者正如此習懶偷安近時學者之病則誠有之此却是錯認自然正是有欲而不虗若便指爲先

迷失道以坤體言虛一入于此便有履霜之戒則不惟辜負自然亦辜負乾坤矣　楊慈湖不起意之說善用之未爲不是蓋人心惟有一意始能起經綸成德業意根于心心不離念心無欲則念自一一念萬年主宰明定無起作無遷改正是本心自然之用艮背行庭之旨終日變化酧酢而未嘗動也纔有起作便涉二意便是有欲而固動便爲離根便非經綸裁制之道慈湖之言誠有過處無意無必乃是聖人教人楬

樣非慈湖所能獨倡也惟其不知一念用力脫却主腦莽蕩無據自以爲無意無必而不足以經綸裁制如今時之弊則誠有所不可耳　又云良知因動而可見知者主也恐亦未爲定論易曰乾知太始良知即乾知靈明首出剛健無欲混沌初開第一竅未生萬物故謂之太始順此良知而行無所事事便是坤作成物本義訓知爲主反使聖人喫緊明白話頭含糊昏緩無入手處只一知字且無下落致知工夫將復何

所屬耶夫良知兩字性命之根至微而顯微動微靜微內微外微凡微聖微古微今本無汙染本無增損得喪殺感一體非因動而後見也老師雖爲拈出示人原是聖門宗旨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蓋指此良知而言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其要只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即此知是良知即此知是致知即此知是本體即此知是工夫純此之謂乾順此之謂

坤定此謂之素定覺此謂之先覺主此謂之主靜盡此謂之盡性至此謂之致命非有二也顏子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所學何事顏子有不善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復者復此良知而已惟是良知精明時時作得主宰纔動便覺纔覺便化譬如明鏡能察微塵止水能見微波當下了截當下消融不待遠而後復謂之聖門易簡直截根源當時子張子貢子夏諸賢信此良知不及未免在多見上擇識 語上求解悟億上求

中參治講補自討繁難所以不及顏子故顏子沒而聖學遂亡說者謂明道之學有似顏子觀其動亦定靜亦定應迹自然澄然無事之論原委條貫亦可槩見今曰良知之學乃千聖相傳密機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後之儒者不明宗旨祗是傳得子張以下學術顧疑良知孤单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必假知識聞見而合發之反將直截根源賺入繁難蹊徑上去其亦不思甚矣夫良知之于萬物猶目之于色耳之于聲也

目惟無色始能辨五色耳惟無聲始能辨五聲良知惟無物始能盡萬物之變無中生有不以迹求是乃天職之自然造化之靈體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即良知也今疑此爲不足而猶假聞見以爲學是猶假色于目以爲視假聲于耳以爲聽如之何其可也夫良知未嘗離聞見而即以聞見爲知則良知之用息耳目未嘗離聲色而即以聲色爲視聽則耳目之用廢差若毫釐謬實千里豈惟

不足以主經綸而神變化撥開靈竅壅閉聰明將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愚竊有隱憂焉雖然孔門諸賢論法孔子皆以聖人爲學雖不免意見之雜然未嘗落于世情今時之弊則又十百千萬于此矣葢自伯術以來功利世情漸漬薰染入于人之心髓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吾人種種見在好名好貨好色等習潛伏膠固密制其命不求脫離終日倚靠意見牽搭支撐假借粉飾以任情爲率性以安逸因循爲自然以計算

爲經綸以遷就爲變通以利害成敗爲是非以
憤激悻戾爲剛大之氣方且圖度影響同異竊
空獵虛談性說命傲然自以爲知學譬如夢入
清都自身正在溷中打眠全無此子受用今日
學問所以不能光顯于天下而致茲多口在吾
人誠有不得不任其咎者矣此事關涉甚大豈
可強爲吾人欲與直下承當更無巧法惟須從
心悟入從身發揮不在凡情裏營窠臼不在意
見裏尋途轍只在一念獨知處默默改過徹底

掃蕩徹底超脫良知真體精融靈洞徹豁然除蔭象昭察緝熙千百年之絕學以抵于昌大休明使人不以西河致疑于夫子始爲報荅師恩耳其本貧人無可受用然說金處自信顛真執事師門倚賴也倘忘其乞食之嫌相信弗疑不以世情意見參次其間則此學真如精金將益光顯于世德日崇而業日廣人心世道庶乎有一變之機矣

與潘笠江

去住匆匆雖未盡請益之懷吾丈惓惓款教之至情飲茹多矣丈平時好養生之術自謂已得其髓吾儒之學未嘗不養生但主意不爲生死起念陽明先師良知兩字乃是範圍三教之宗是即佛所謂歷劫不壞先天之元神養生家一切脩命之術只是隨時收攝保護此不壞之體不令向情境漏泄耗散不令後天渣滓攙和混雜所謂神丹也凡鉛汞龍虎種種譬喻不出性情兩字情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已一句道盡外

此皆旁門小術吾儒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皆是此義其要只是一念之微識取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即火候藥物也中和位育即宇宙在乎萬化歸身也此千聖相傳性命之神機在人時時能握其機不爲情境所奪不爲渣滓所累謂之還丹隨緣聚散一日亦可百年亦可更無生死執吝與太虛同體與大化同流此大丈夫超脫受用功成行滿之時也微軀繫念去道日遠千聖過眼良知吾師毋謂吾儒與養生家

各有派頭長生念重未肯放舍塋只專心定念承接堯舜姬孔一派源流亦不枉却大丈夫出世一番未脩儒道先脩人道到此辨別神儒有無未爲晚也

答萬履菴

區區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之說執事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未發時在爲緊要云云此是後儒通見不足爲異其實未

發不以時言心無體故無時無方故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未嘗有一息之停譬如日月自然往來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而實未嘗動也若思慮出於自然如日月之往來則雖終日思慮常感常寂不失貞明之體起而未嘗起也中庸喜怒哀樂觀於未發之前可以默識矣不論鈍根利器皆須如此行持此萬古人心之本體上乘如此用力是即本體是功夫下學如此用力是合本體為功夫若有未發

之時則日月有停輪非貞明之謂矣學者果能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實犯手做無一毫遮飾其間雖分未發已發亦不妨有用力處久久悟入自當忽見但既有所分終非動靜無端破的之學此是從一念立根基無分無合不可須臾離之日覆顧謂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是徒泥典要而反懼變動周流之爲虛幻也執事謂不肖稟上品之資若故爲玄遠之說以斷人之信不惟過情之譽非所

敢當亦非區區就正之初心矣

與呂沃洲

見邸報知爲

聖心眷留儒者得君自合有此存齋公同志默

主斯道之柄道義夾持夔龍滿座兄以邁志玄

覽倡率鼓動其間得朋之慶不占有孚弟去秋

過江右與雙江念菴少初踈山羣聚默証頗受

教脩之益人生只有此一事固不以出處有間

也念菴雖不出戶却儘耐煩同善之心比舊較

切惜東廓丈捐背遠邇傷悼弟冬仲適至安成三千里同心之交得盡永訣人皆以爲奇事東廓平生學博名高祿位崇峻子姓福澤盛長世皆羨之臨時一此帶不去可自信者惟炯然一念光明不令昏散爲末後了手一着其他種種皆屬空華吾人未死之年倘身外此子放不下縱使勛業橫四海辯才超三界皆是前塵影事與本來性命未見有纖毫干涉也古云一念萬年平時感應于物物頭上萬境忘情念念無雜

無昏無散臨時始能不昏不散不爲境轉所謂通晝夜之道而知知晝夜則知生死矣弟年來于此件事頗覺切心亦頗有悟入處去年白下之會草草未盡所謂老師良知宗旨虛靈寂照乃是萬劫不壞眞性此性無體易于緣物一切命術是鍊性之法不過收攝堅固此件而已譬之日光普照必得月魄爲之收攝始能歛而不散凝而不溢相視而能久照其機只在晦朔之交自朔至望性歸于命自望至晦命伏于性迭

照逆流水火交姤升降消息自然之所爲乃眞境界若非眞性作用皆旁門小術儒者不道也

與呂沃洲

獻歲譒知道履亨泰爲慰去年訟事是吾丈魔障所遭但降魔功夫尚覺有大動念處機雖已息純白未免受傷老年鋪面只應收攝保愛討個受用經此一番狼籍與泰然忘機境象有差別否蓋緣吾丈平生證入尚未離見因見生機因機作業乘業發見見復成境蓋見地未忘謂

之見剩以此爲對治之法謂之法塵此中須有一着大轉身處米可只如此挨排遣釋以爲究竟法也不肯受吾丈信愛當不以率直爲嫌吾人八十上下煞該喫緊時候應緣而來緣盡而往獨往獨來討箇臨行脫洒受用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也

與潘水簾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但其間煞有機竅若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

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每夜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為中所纏縛其撓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時時慊於心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容有之未免行不著習不察未為聞

好

道以其未悟也陽和謂予曰學者談空說妙無當於日用不要於典常是之謂詭口周孔身章縫而行商賈是之謂僞懲詭與僞之過而遂以爲學可不講友可不會獨學自信冥行無聞是之謂蔽閒有行比一鄉智效一官自以爲躬行君子安於小成而不求上達是之謂畫茲四者病雖不同其爲無得于學均也陽明先生云心之良知是謂聖揭出致良知三字示人眞是千古之秘傳入聖之徒徑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

好甚　好甚

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天下之能事
畢矣其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illegible]然在
是示不可得而異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illegible]
矣舊有會所曰水西最盛今廢矣閩之[illegible]動
心昔充老論及友人屠坪石司成謂屠子好談
理學雅稱同志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縱臾之
當尊者之心蓋可諒矣其意切切以虛談無實
爲戒魚兎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衞
蓋將以明之非有所作惡而欲抑毀之也但恐

苦哉

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遂致有所變置改毀反使志學初心鬱而未暢至動海內善類之疑譬之太虛淸明中忽生片雲未免有所點綴世道汚隆學術與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此等氣象乃末代陋習非聖世所宜有別嫌明微當事者不可以不愼也

與陸平泉

某不類荷公敎愛獨深每憶龍池燕坐超然默對之樂恒不忘夢寐間邇來靜中課業更何如

信佛　　是

所請中庸未發之旨乃千古入聖玄機虛以適
變寂以通感中和位育乃其功用之自然非有
假於外也世之學者不得其機未免涉慮爲泥
典要甚至求假于刑名器數助而發之充其知
識以爲儒者之學在是矣語及虛寂反鬨然指
以爲禪間或高明之士有得於禪者復以儒者
之學在於敘正人倫未盡妙義隱然若有伸彼
抑此之意聖學何由而明乎先師良知之教信
手拈出不學不慮周於倫物之感應千聖之絕

學也人孰不聞能實致其知者有幾能悟於言句之外者有幾況海內同志凋謝落落如晨星一綫之脉所存幾何我公深信先師之學又深有得於禪理同異毫釐之間辨之已久幸有以終教之夫我公托疾决志還山人言有所不恤是非有嬌於世亦非優游好道求以適逸薄君寵而不顧也既為此大事因緣出世一番固將心存萬古了此大事思以繼聖修而開來學此等苦心豈士之譾譾者所能識亦求自信而已

不肖年逾七十百慮盡灰而一念求助之心老而彌切相觀相證以衍此一脉之傳固不自量之鄙懷也既辱誤愛亦豈能恝然忘情于不肖哉存齋公好學不倦見處超然誠睿聖之資公既宦邇不惜時過周旋了此究竟之說譬寶珠入于倚頓之手人將益信且愛比之貧兒衣帶所繫萬不侔矣存齋公門第峻絶雖極謙光鄉人未盡孚恊此亦一大魔障勢使然也人得魔降得魔不作礙相方是大佛作用公會間幸默

好好

致此意時時以武公不愧屋漏之學相詔勉洒掃庭內法行自近以示訓于鄉人即此便是中和位育真胚胎使聖學彌有光于世固吾黨大幸亦大願也

與陸平泉

我公靜養多年驟當艱局日應萬變此心寂然素定之徵也向嘗請教入佛入魔之說公已無逆於心魔有二有正道試法之魔有陰邪害法之魔若于此中識得破打得徹弗令試脫弗爲

攖害方是超出三界大佛作用我公深契師門宗旨良知兩字是照妖大圓鏡眞所謂赤日當空魍魎潛消者也

新天子踐祚童蒙之吉得公以剛中之德相應助成聖功亦千古大快事然此未易言也包蒙納婦方爲克家之子非有入魔眞手段未足以與此幸默識之

與陶念齋

天子新祚膺知夙成童蒙之吉執事任養蒙之

責其功責豫竊意治有大本有大機大本莫切於明聖學大機莫切於和人心聖學明蒙養之功始有所就人心和協恭之化始有可成養正之術全在內外得人在內所頼全在中官盖幼主深處宮闈舍此輩無與周旋承事此輩伎倆柒習雖深然未嘗無是非本心利害未嘗不明吾輩無𨼆者方倚以爲速化之術其子子自好者視此輩爲異類若將凂已絶不與通則又若矯枉之過矣今日欲事蒙養須與此輩通一

線之路誠心相處開其本心之明示以禍福利害之機使此輩知吾黨之可賴當有忻然悅而趨向者得此輩辨幾分好心腸隨時引沃轄理之益奚啻外廷百倍非有不二心之臣圖機之士未足以語此周公輔成王惓惓于綴衣虎賁之士所謂綴衣即今尚衣供奉之役虎賁即今持戟護屏之役正指此輩同言也蒙九二包蒙納婦之吉其旨深矣所謂明聖學以成養蒙之功者有如此唐虞之朝同寅師師相讓相親親

何等心腸

爲一體手足耳目共爲腹心之用以成正大光明之業不必出于已也後世一體之學不明人各有心交構忿忌上下爭馳于利以相挖軋欲成一體之治豈不可得矣所謂和人心以昭協恭之化者如此不肯隱憂不忘眠食之外以心代力纂輯中鑒錄三冊寄臙陽世丈處可索取觀之倘以爲有補萬一或抄錄數冊擇此輩可與言者無意中授以一冊遞相傳玩少知勸亶與其善念拂其邪心未必無少助耳吾儒之學原

通篇詞嚴義正先生眞其人哉

與物同體非止為自了漢此念本天授不以世界窮達有加損人類同異有擇大丈夫為大事因緣出來救世一番皆吾分內事也亮之

與陶念齋

致知無巧法無假外求只在一念入微處討眞假一念神感神應便是入聖之機孟子所謂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纔有億度便屬知解纔有湊泊便落格套纔有莊嚴便涉氣魄皆是義襲王伯誠僞之所由分也唐虞之時所讀何書危

微精一之外無聞焉後儒專以讀書爲窮理循序致精居敬持志隔涉幾許程途揣摩依倣將一生精神寄頓故紙堆中忘却本領工夫談王說伯別作一項伎倆商量晦翁晚年亦已自覺其非矣所謂君子之過聖賢之用心也先師信手拈出良知兩字不學不慮以直而動乃性命之樞精一之宗傳也邇者浙江撫按連疏申舉先師從祀以補　聖朝之缺典已蒙平泉宗伯題請荷　聖旨俞允會議近今未見題覆　聖

天子睿知夙成童蒙之吉柔中之德臨之于上諸大老以剛中之德應之于下剛柔相濟大義自定雖有紛紛之論無自而入也吾丈旣已深信其學又當可爲之時會須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使此學曉然光顯于天下已信者益堅其信心未信者漸釋其疑慮使忌者獻誠慢者致恭所謂萬代瞻仰淸明一盛事也夫學有嫡傳有支派猶家之有宗子與庶孽也良知者德性之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明睿所照默識心

通顏子之學所謂嫡傳也多學而識由於聞見以附益之不能自信其心子貢子張所謂支派也蓋良知不由聞見而有而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多識者所以畜德德根於心不由多識而始全內外毫釐之辨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後世所傳者子貢子張一派學術沿流至今非一朝一夕之故先師所倡良知之旨乃千聖絕學孔門之宗子也漢唐以來分門傳經訓詁註述之徒所謂庶孽者昂然列于廡下而爲宗子者尚泥

于紛紛之說不得並列于爼豆之間以承繼述之重豈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向來臺諫言事者每以薛文清與陽明先師並舉從祀說者爲文清之學舉世皆以爲是而陽明尚有議而非之者久之以待其定夫丈夫蓋棺事已定矣何待于久若以是非之有無爲高下恐非所以卜人品而明學術也自良知之學不明于世人心失其本心未免以毀譽爲是非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容有之矣是非者好惡之所從出也孔子

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若徒以毀譽爲是非鄉愿之媚世反若賢于仲尼也而可乎哉世有冒認宗傳以廢易嫡是非無從而明者則滴血以爲證良知者是非之則千聖相傳眞滴血也人品之高下係學術之邪正學術之邪正係吾道之盛衰吾道之盛衰係世運之汚隆此在當局諸公主持世教之責非區區阿好所得而私也

答趙尚莘

使至拜領手書儼對顏面所示日來工夫想見
兄日用行持煞肯用力煞肯參究此中正好商
量嗜慾深痼割情極難此已一句道盡若非極
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
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
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
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欲皆
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
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一見上湊泊支持下

切

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與趙尚莘

承示本體工夫合一之意此本簡易明白但吾人習于聞見本體外別作一項工夫商量故見其有不合處要之還是為性命心未懇切未免從見上轉

與趙尚莘

去住匆匆未盡合併別後怏怏如有所失包裹

扭捏是吾人通病今亦不能于病上屑屑去得只密察本來眞性時時令其直達流行不從痛癢上起廻護見則包裹自去不從名色上起照管見則扭捏自除時時是眞性直達乃是眞放下時時是眞性流行乃是眞舉揚若作二義商量未免墮落兩邊見解于本性上未免有一紙之隔所當深究而早辨者也不肖承兄誤愛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切毀譽之來正可爲吾人切劘之助若以此過動其心則又惑矣

答趙尚莘

領兄手教知爲這件事甚着緊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已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眞性流行則一而已

答茅治卿

向承以所見録示足知信道之勇求悟之切細閲來教見處不無大都從意解上湊泊不免纏繞文義未見有超然悟入之趣昔人謂葛藤窠其信然耶某非不欲答恐分疏得明時反滋葛藤之病姑爾遲遲非敢自外也再辱手教令人心目開明未得謂得未証謂証是兄眞實不誑語其今則可以言矣來教謂道理本來具足起心求之而愈遠放下卽是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齋戒神明洗心退藏此也所見彌近然亦

從耳根入來終費許多摹擬只今且道所起是何心所放是何事行乎其中是何物所齋戒所退藏是何行持若是真學漢言下便須了徹才涉商量劍去久矣來教疑致知反在格物之先夫先師格物致知之旨本無先後致知者致不學之知是千古秘密靈明之竅格物者格見在之物是靈明感應之實事故致知在于格物則知非空知格物本于致知則物非外物此孔門一貫之旨無內外無精粗而不可以先後分者

也世固有以明心見性爲致知者矣而遺棄人倫物理則眞性便有不遍之處是謂落空亦有以窮至物理爲格物者矣而以知識爲知反在事物上求箇定理則內外便成對法是謂玩物二見紛紜而聖學始亡道之不明于世有自來矣來教云湯武以下用何工夫而至此云云夫良知本來是眞不假修證只緣人我愛憎分別障重未免多欲之累才有所謂學問之功堯舜清明在躬障蔽淺是即本體便是功夫所謂性

之之學湯武以下嗜欲重障蔽深是用功夫求
復本體所謂反之之學其用力雖有難易深淺
不同而于良知本來實未嘗有所加損也然非
獨聖賢有是也人皆有之雖萬欲騰沸之中若
肯反諸一念良知其眞是眞非烱然未嘗不明
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只此便是人心
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眞正路頭
舍此更無下手用力處矣吾人丼心不學則已
學則當以顏子爲宗顏子不遠而復且道顏子

是何學邇孔門易簡直截根源先天之學非可以知解想像而求者也自此義不明後世所傳惟以聞見臆識為學揣摩依倣影響補湊種種嗜慾反與假借包藏不肯歸根反源以收蕩鄗清之績是殆壅閼靈明而重增障蔽也沿流以至于今其濫觴又甚矣豈不可哀也哉先師一生苦心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直是承接堯舜孔顏命脉而其言則出于孟氏非其所杜撰也世儒不此之察顧一倡羣和鬨然指以為禪

將易簡宗旨反墮于支離繁難而不自覺豈不重可哀也哉

與諸南明

吾兄處盛世位清班養望自高霄漢事業可以立致然區區所望於兄更有進於是者人生貴聞道始有安身立命之地先師提出良知二字乃是至道之精神神神感神應眞是眞非一毫不容自昧乃易簡直截根源千聖從入之眞機世之學者信此不及以爲不足盡天下之變反雜

以知解意識或泥于格套名義揀擇假借自討煩難昧其機而不自覺耳吾兄於此既有所悟入安身立命當不假於外求盖良知之宗寂而常照舜之明物察倫照之用也由仁義行寂之體也是謂明覺之自然是謂無爲而治千古經綸之學盡於此矣纔有不寂種種明察皆爲用知纔有所雜有所泥種種事業皆爲義襲而取眞假毫釐之機辨之於一念之微所謂是非之則也我

朝開國以來狀元進位宰輔者無慮數十輩再數世之後名消影息皆蕩爲太虛析爲浮塵而世之所指而仰者不過其其數人而已然則所恃以不朽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屠竹墟

天地間豪傑有數此生倏聚倏散能幾何時自已真性命會須安立處人生精力有限自有隋欲以來破敗不少古爲強仕之年今爲始衰矣若不及時回頭撙節保愛終日經營身心之外

此人好色

雖有美譽奇業到底只成眼前空華所濟恁事某不肖不能早覺以祇于悔今以悔心就質于有道求助之望也千鈞之鼎非烏獲不能勝執事旣巳豪傑矣豈肯將聖賢事作第二義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須得其門而入所謂性命兩字乃入聖賢血脉門路也自性自修自命自固爲性命之心重一分嗜欲自然輕一分全是性命之心種種嗜慾自然淡息得下所謂持衡之勢也

與李中麓

吾人此生惟此一大事吾兄既已見得及豈宜復爾悠悠古云不雜學故精吾兄天性如許聰明凡所學習便能悟入不可及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蓋纔能入便得趣纔得趣便難歇手不可以不早辨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皐夔稷契之才不相兼而用蓋人之用心一則精二則雜吾人此小精神視昔堯舜稷契何如全體收攝打歸一路猶恐不濟事而乃欲泛泛然徧其所

不能偏兼其所不能兼之務亦見其惑矣此中不無有心病畢竟是好名好勝念頭未能忘却雖種種力行好事只在氣魄上支持種種談說妙義只在想解上湊泊轉轉周羅反從勝心裏增起一番藩籬終身未見有出頭期也若是真爲性命漢言下便有決烈便須通體放下以求日新寧恐更作有漏因果甘心墮落爾耶所議官中事體見兄意象紛紜疑根未淨畢竟在名色上轉在對算窠臼裏作活計要之還是致知

格物之學未盡明透此學鍼鍼見血不涉皮毛眞是眞非本來明白隨所感應條理自見譬之赤日當空容光必照魑魅魍魎從何得來此原是聖門直截根源一了百當後儒却被聞見知解纏繞自討繁難所以信不及相沿既久被他終身埋沒不自覺耳

答羅念菴

讀來教知日來于此件事發有著落吾道何幸但此中不可生證解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

妙妙 佛

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吾人見在感應隨物流轉固是失却主宰若曰吾惟于此處收斂握固便有樞可執認以爲致知之實未免猶落內外二見固知吾兄見處圓融雖精神著到而不著一物然才有執著終成管帶只此管帶便是放失之因比之流轉颺逐雖有不同其爲未得究竟法則一而已兄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

日握固會有放時不捉執而自固遁忘于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所謂致知在格物言致知全在格物上猶云金格物更無致知工夫也如雙江所教格物上無工夫則格物在于致知矣不肖虛實相生之云本無深說良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格物是致知之實合內外之道也致知不在格物便是着空因兄見示已曾有簡請質并達雙江豈期尚未至耶有未

當心不惜頻教求正之願也

與羅念菴

兄見在行持曲盡物理已知不落格套誠經綸之實際但云見在良知必待脩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尚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或亦矯枉之過也這些子似若不打緊千古學術王腦毫釐之辨關涉不小故復以請正于兄當在所諒察也得緒山兄書

云與兄商訂年譜已有次序學術事功須混作一項提撥學術處詳明曲盡而于事功種種應述正是此學術下手處使人讀之則可以默証此學之精微方是傳神手筆不知兄以爲何如先儒誌狀之外或年譜遺處皆有各人補傳別誌凡兄所的聞如與周龍江云云等類還望作一補遺發明這件事使後來有循據不致謾地抹過亦吾人之責也均役事歲終想已完結蓋爲鄉人作數十年福緣不得不以身任之然此

亦是一。時應迹根極性命宗原則百尺竿頭佛所進還復有着脚處古云打破虛空未可盡委于外教之寓言也

與羅念菴

貴省自廓翁捐背後青原復古諸會所荒落殆甚諸友悵悵若無所歸固知此輩未必盡發眞心未能盡爲性命然風聲鼓動彼倡此和主盟斯道者不可無人一人倡之衆人從而和之巳而倡之者衆和之者益衆所謂道誼由師友有

之義重敘樂求此道之不明不可得也若各各離居火力不聚漸至烟消寢成灰息求此道之不明亦不可得也吾兄素行超卓眞純粹自同志素所信向乃今閉關多年高臥不出于一巳受用得矣如世道何兄見此輩發心不眞遂生厭離不如自了性命于討爲得且見荆川出山大業求究遂有所懲益堅遯世竊計此亦過矣大乘禪宗尙不肯作自了漢况兄平生種下萬物同體眞種子世間痛癢素所關心天機感觸

隨處生發豈容自已若果夙疾未瘳不妨隨時休息春秋會時還望爲衆出關將身揞營此事以爲之倡務各各以實行相觀法不徒知解辨說滋長虛見使諸會所燁然脩明有光舊業庶不枉大丈夫爲此一大因緣出世一番耳弟雖老矣不敢不如期趨聽共效切劘之助聞督學不喜講學而獨敬信吾兄此公人品非凡流若果人人如兄無係籍假道之嫌彼豈甘心作惡也哉是知榮辱在于自召眞假可以立決困衡

徵發可以諭佐未必盡彼之過也

與羅念菴

去秋聞兄染痰蹶之疾乎眼有攤挛處不勝驚念頃會艾陵云兄大體已平復右手微有拘掣略妨揮灑豈煕煕穆穆入神之技上天亦有所忌耶吾兄身雖處于關中心未嘗不與海内同志相應不肖受兄之愛何異骨肉其所期望不但爲完行君子將使直超三代以上爲此學之宗盟而不肖亦豈忍安于自足以負海内諸兄

之望文王尚小心翼翼亦臨亦保况吾儕乎自今以往尚期時時收攝求以自淑亦不敢更作言語枝過也病中更有新得望不惜一言指示兄舊時未信見在良知之說關中鍛鍊情義更覺何如享用見在固淺儱侗不信見在又將何所用力耶

與孫淮海

我公信道力學爲道林波石二兄入室宗盟近見我公應酬諸作其曰寂感人心也雖寂而未

嘗不感雖感而未嘗不寂謂之一貫譬諸洪鍾

含聲明鏡蓄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適中天

則應已不留非擬議形迹可遂本體在此工夫

在此天地萬物有不能違焉後世學術或失則

內或失則外遺事以求心將無入於空滅遂吾

心於事物將無陷于支離此數言深契先師格

致之微旨可謂得其髓矣世傳當局者有不喜

講學之說愚切以爲不然講以身心與講以口

耳先正常有辨矣雖有褊心之人未嘗非顏孟

毀周程吾人所當自省若夫沉湎詞章之陋習
襲珍二氏之餕餘甚者竊講之名號以傳呼于
人因爲矯跡希寵之具毋乃緣堯舜之聲稱作
桀蹠之嚆矢耶彼偏詖者既不馴於宮墻而贗
詐者復自叛于大道道之不明不行又何惑焉
審若是吾人視之且汗顏媿心之不暇況諸公
以高明臨之固有不能遁其情者矣雖然當局
者處勢重屬望隆一言向背世道從違所關且
道學名號非盛世所宜有先朝殷鑒淑慝昭照

導之使從猶恐其不吾信況從而抑之乎諸公雖無抑之之心不幸有其迹矣世人不原其心而泥其迹將循覆轍而懲後車不可以不愼也

與耿楚侗

聖天子童蒙之吉柔中臨之於上元老以剛中應之於下剛柔相濟德業日彰邇者元老有

帝鑒獨中官無鑒似爲缺典閒居無事纂輯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録爲中鑒冊以數語引而伸之開其是非之本心警以利害

之隱機使知所懲發若得此輩回心向主比之外廷獻替功可百倍聞京師已復同志大會乃吾丈與一二同志倡之況慰可知古云供千僧不如供一羅漢求友之心無間出處惟丈自愛先師從祀一節知元老注念事在終濟平泉以病去履菴同志可無差池幸吾丈上下周旋多方以贊成之固所自盡也

與耿楚侗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

夜人所不免此之謂物化若知晝而不知夜便是弱喪而不知歸可哀也已孔氏云朝聞道可以夕死蓋無死生忘死生而後超之吾人見在得喪稱譏榮辱好醜有一毫忘不盡還有分別心在總是未聞道未可以死也無間忙即無死生不待三十日到來始見所謂見在也

答耿楚侗

領手教始知公已從大江而返所示論學啟稿謂喜怒時更有不遷者在是皆未悉區區所論

不遷原是先師謂顏子不遷有未發之中始能此亦權法夫未發之中是太虛本體隨處充滿無有內外發而中節處即是未發之中若有在中之中另爲本體與已發相對則誠二本矣良知知是知非原是無是無非正發真是真非之義非以爲從無是無非中來以標末視之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懞懞也不肯之意亦非欲人極深一步領會不識不知良知之體本來如是非可以深淺高卑抑揚而論也不達此一關終落

可與功名之人道

見解分疏終未歸一山堂夜話明鏡之喻已是太煞分明譬諸日月之往來自然往來卽是無往無來若謂有箇無往無來之體則日月有停輪非往來生明之旨矣

與馮緯川

此件事須耐心從萌芽養起纔從氣魄上湊泊知識上解會皆是採枝摘葉功夫雖使功業蓋世根脚不穩終成墮落先師嘗云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淖泥中脚起脚陷須有超逸之足始

能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人善根

答馮緯川

令姪至領手教知自反深切所見卓然其論慈湖不起意之說若有取於鄙見且以相師之喻爲有補於慈湖未盡之旨可謂虛受哉來教不起意者正以致其不學不慮之良知不起非滅也千思萬慮莫非天則之流行動以天也此正是變化云爲生生化化之機而謂之寂滅炊𥓓

物也豈足以知楊子乎此千古入聖之秘藏先可謂得其髓矣來教謂區區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若過于分疏非敢然也人之根器原有兩種意即心之流行心即意之主宰何嘗分得但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即是無善無惡之意先天統後天上根之器也若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中根以下之器也區區先後合一之宗正是不可分之本旨見之所

言是也不得已而有分者乃爲兩種根器而發亦權法也先師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不論有事無事只是一個致良知工夫統括無遺物是良知感應之實事良知即是心之本體未發之中也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動靜者所遇之時定即良知之體也塵俗即事好惡即物原無可離若此體涵咏夷猶率爲準則未免二見居塵出塵即好惡而無所作方是吾儒合一指訣吾昇于小呈菴中獨坐了了光景只

是氣機偶息與中庸立本之旨不同謂從靜景息塵尋個端倪則可謂一部中庸全在此則不可兄之所言是也前後咲兄見教于先師良知之旨可謂篤信然尚未免依通解悟若是徹悟只寸鐵傷人更無許多刀兵可弄也白沙靜中端倪之見乃是竟夫一派與先師致知格物之旨微有不同此非副墨所能盡何時與兄山堂對晤究竟此言也

答吳悟齋

首秋領兄鎮江發來書亹亹數百餘言辭嚴意懇惟恐吾人緇于習染陷身於有過重爲此學之羞世之疵詬講學者不特暴棄之徒指爲口實雖賢智同講者亦且病之眞如洊雷驚耳令人脩省之不暇非兄直諒誼深篤於一體之愛能如是乎佩服佩服細繹來教所論致知格物之旨尚有可商證處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苟徒譽言相酬以示無逆似反以薄待兄非捶撻相期一體之初心也敢擧崖略以請

求教云園中對晤信宿多所悅服其略牴牾不在本體上正在行持保任上千載學脉原自昭朗學者不自昭朗耳意謂先師提點良知令人言下直見本體若無難者學者只緣在格物上看得太輕忽於行持保任工夫使人不信其行并不信其言不若一等高明操勵之人猶足以立此身於無過之地是則然矣乃不肖所欲汲汲求正之意却正在本體上是非忽於行持保任也真見本體之貞明則行持保任自不容已

義襲即是大過

不復爲習染之所移譬之飲食養生眞知五穀之正味則蒸溲漬糝自不容已不復爲雜物之所汩凡溺於習染者不知貞明者也淆於雜物者不知正味者也

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只是致良知良知不假學慮生天生地生萬物不容自已之生機致良知是求慊於心欲其自得也苟不得其機雖日從事於行持保任强勉操勵自信以爲無過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到底

非襲卽是保任

只成義襲之學豪傑而不至於聖賢者以此古今學術同異毫釐之辨也　來教謂文公篤信舊聞不敢自立知見故以窮至事物之理訓格物推極知識訓致知所謂窮理者易文也知識與良知之旨未嘗差別是義也先師與人論學書區區與雙江議辨言之詳矣吾兄殆忽而未之省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心一也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以其明覺而言謂之知

至要

仁極仁而後爲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爲窮義之理不外心以求仁不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繫辭所謂窮理兼格致誠正而言聖學之全功也故曰只窮理便盡性以至於命若專指格物爲窮理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不惟於繫辭之義有偏　亦非大學之本旨矣心之知一也根於良則爲德性之知因於識則不免假於多學之助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果信得良知及時則知識莫非良知之用謂吾心原

有本來知識亦未為不可不明根因之故沿習舊見而遂以知識為良知其謬奚啻千里而已哉　來教云格物者吾心靈明上格天下格地明格人物幽格鬼神大而五典小而三千三百無不貫通透徹無有內外無有動靜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曰體物而不遺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所謂格物格物者致知之實地吾儒所以異于禪家者此也此說似是而非蓋緣平時理會文公或問慣熟宛轉遷融附成已見即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物理固非度外人倫尤切於身之意也先師自謂格物之旨其於或問兩條九條之說皆已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而作用不同特毫釐之差耳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求端用力之地果何所事事耶良知不見不聞微而顯以體天地之撰而後謂之格物良知無思無爲寂而感以通天下之故而後謂之格物致知在格物而格物本于致知合內外之道也其曰儒佛之異在於格物

則誠是矣但未知作用之同與否果何如耳佛氏遺棄倫物感應而虚無寂滅以爲常無有乎經綸之施故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孰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而有是乎大人之學通天下國家爲一身身者家國天下之主也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動知者意之靈明物即靈明感應之迹也良知是非之心天之則也正感正應不過其則謂之格物物格則知至矣是非者好惡之公也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不出好

妙妙孰謂問學

逌徹之人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乎

惡兩端是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毋自欺意之誠也好惡無所作心之正也無作則無辟矣身之脩也好惡同於人而無所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其施普於天下而其機原於一念之微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此爲之之要經綸之用也　來教云某之所謂格與陽明所謂格者稍似而不相似大都悟入之途雖異而所悟之宗旨則同某之格與晦庵陽明之格二說皆具不必專主此說爲是而盡謂彼說爲非兄欲

謂停兩家之說使會歸于一自謂已之格二說皆具其用意誠厚矣但未知所爲稍似而不相似與所悟之同異果從何處得來文公云天下之物皆有定理先師則曰物理不外於吾心心卽理也兩家之說內外較然不可得而強同也孟氏云規矩方員之至規矩誠設則不可欺以方員而方員之理舍規矩孰從而定之哉縱得其情亦不過多學之億中耳其於屢空之學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無方員之規矩而天下之方

員從此而出相去何遠哉此入聖之微機無典要之大法不可以不察也或謂心之良知非假事物之理爲之証師心自用疑於落空此正所謂毫釐之辨也夫萬物皆備于我非意之也目備萬物之色耳備萬物之聲心備萬物之情天然感應不可得而遺也目惟空始能鑒色耳惟空始能別聲心惟空始能類情苟疑其墮於空也而先塗之以黑白聒之以清濁淆之以是非存爲應物之準豈惟不足以取証聰明塞而睿

知昏其不至於聾聵而眩者幾希矣此學公於天下公于萬世非一家私事望兄舍去舊聞虛心以觀兩家之說孰是孰非必有的然之見有不待辨而自明矣　來教云今時講學之弊有二其一以良知本來無可脩証纔欲修証便落二乘其弊使人懸空守寂截然不着事物工夫其一以知即是行一切應迹皆可放過其弊使人見這光景自以爲足不復修行乾沒於僞欲而不自以爲非是看格物爲不要緊工夫二者

緣於良知本體未曾徹悟非教使之然也此二者之弊世間無志甘于染習與稍有志而狃近利泥虛見者或誠有之先師設教之旨與吾人相與講學之意則殊不然兄以爲傳流之誤雖若爲吾人出脫罪過亦時使然也良知不學不慮本無修證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學者復其不學之體而已慮者復其不慮之體而已乃無修證中眞修證也若曰懸空守寂無所事事則格物果將何所屬耶知卽是行非謂忽于行持正

以發不行不足謂之知之意使人致謹於應迹也若曰見這光景自以爲足沒於僞欲而不自知其非烏得謂之良知也哉未謂緣于良知本體未曾徹悟可謂一句道盡乃復曰不在本體上不自相牴牾也耶　來教謂區區所議文公讀書窮理尚隔幾重公案爲過情特此進修可以寡尤不失爲躬行之君子若倒這公案任意糊塗其弊爲無忌憚之中庸講者多不修修者多不講總於大道未聞也夫千古聖學惟在理

會性情含性情則無學未發之中性之體也其機在于獨知之微慎獨卽致知也此脩道之功復性之基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孔子稱回之好學惟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其用功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未嘗求之于外可謂約矣子貢從事于多學而識以言語觀聖人夫子誨之曰汝與回也孰愈蓋進之也顏子没而聖學亡後世所傳乃子貢一派學術濂溪主靜無欲之旨闡千聖之秘藏明道以

大公順應發天地聖人之常龜山豫章延平遞
相傳授每令觀未發以前氣象此學脉也文公
爲學則專以讀書爲窮理之要以循序致精居
敬持志爲讀書之法程門指訣至是而始一變
迨其晚年自信未發之旨爲日用本領工夫深
悔所學之支離至以爲誑已誑人不可勝贖若
文公可謂大勇矣或謂先師嘗敎人廢書否不
然也讀書爲入道筌蹄束書不觀游談無經何
可廢也古人往矣誦詩讀書而論其世將以尚

友也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學于古訓所謂讀書也魚兎由筌蹄而得滯筌蹄而忘魚兎是爲玩物喪志則有所不可耳較之程門公案已隔幾重回賜之所由以殊科也兒謂守此進修可以寡尤此固然矣然必有志而後能守苟甘於暴棄無所忌憚雖有公案且將視爲長物孰從而持躬行君子必本於愼獨道修性復始可謂之躬行若依倣古人之迹務爲操勵以自崇飾而生機不顯到底只成義襲作用非孔門之所

分明罵他鄉愿

謂君子也講學正所以修德改過遷善講學之事也若曰講而不修所講又何事耶　來教欲吾人翻槽洗臼從格物上講明以身爲教無俾良知爲空談學者有所率循中人以上者由之可以超悟下者亦可不失尺寸此昔賢忠告之道敢不祗領孟氏云百里奚之適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主之爲汚也賢者與鄉黨自好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不動情于毀譽自信而是舉世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

天下有所不爲若鄉黨自好不能自信未免有所顧忌以毁譽爲是非于是有違心之行其所自待者賤矣不肖於師門晚年宗說幸有所聞數十年來皇皇焉求友於四方豈惟期以自輔亦期得一二法器相與共究斯義以綿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此學原爲有志者說爲豪傑者說

分明說他不是豪傑

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者亦容有之或任氣魄承當或從知解領會或傍名義恃以爲清脩或籍玄詮負以爲超悟或歸示

學之卑陋後然自以爲高或矜舊見之通融充
然自以爲足種種伎倆有一於此皆足爲障道
之因此豪傑之病也夫道有本而學有機自萌
蘖之生以至于扶蘇由源泉之混以至于洋溢
終始條貫原無二物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
盡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千古聖賢之
學脉也凡可以言顯者大旨不出于此若夫不
可以言而顯者在兒默成而自得之此固報賜
之情亦捶撻相期之初心也

答吳悟齋

再領手教疊疊千餘言反覆開諭宛如面命且將提其耳而誨之世之相愛孰有如兄之懇到者哉感愧何可云喻兄自謂于陽明先師始若仇敵一變而若吾宗師不期親而自親始疑而終信乃深此豈世人依托名義藉其聲援者可得比而同哉然竊窺教意尚覺於師門宗說契悟有所未盡未免憑執已見强爲差排故於不肖所請之說亦未免牴牾有所未合非漫然同

是而已也所謂未盡之旨大端有三曰良知心之本體曰知行合一曰意之所用爲物先師一生苦心精密校量簡易浩博自謂可以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千古學脉也　何謂良知心之本體良知者性之靈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只此二字足以盡天下之道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矣凡謂吾心原自有一片不見不聞無思無爲明白地乃人之靈氣結而爲心所謂中也當是時

何有良知可言若良知則是此點靈氣微顯之機寂感之通乃人之生機故曰良知良能皆屬用非靈根也此正所謂後儒之餘唾特異其名耳夫心無動靜故學無動靜後儒以不見不聞爲已所不知屬靜以獨知爲人所不知屬動或又以不見不聞爲天根獨知爲天機是卽動靜之說也若先師之意則以爲不見不聞正指獨知而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所謂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前未嘗別有未發者在無[illegible]

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易稱復其見天地之
心程子謂靜見天地之心非邵子指天根亦
以一陽初動而言蓋窮上反下一陽初動所謂
復也天根如樹之根天機如根之生意名雖異
而實則一不可以動靜分疏若以天根為未發
之體天機為已發之用分動分靜存養省察二
用其功二則支而離矣兄自謂初悟時其于此
一片明白地皎皎然在其胷中亦已三月其後
不能行持保任漸漸磨滅恨不能再見此也兄

平生以此學自任一二十年勤苦修鍊不肖豈敢以未證爲證致議于兄然竊窺兄之獘尚未免以光景爲妙悟若存若亾入於恍惚杳冥而不自知所以有漸漸磨滅之恨終是信良知未及良知是斬關定命眞本子若果信得及時當下具足無剩無欠更無磨滅人人可爲堯舜不肖以爲千聖學脈非誇言也　何謂知行合一有本體有功夫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而已心之良知謂之知心之良能謂之行孟子只言知

愛敬是能知愛敬是知知能有二乎

愛知敬不言能愛能敬知能處即是知能知處即是能知行本體原是合一者也知之眞切篤實處謂之行行之明覺精察處謂之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只因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故有合一之說知非篤實是謂虛妄非本心之知矣行非精察是謂昏冥非本心之行矣夫知行合一發于先師而非始于先師中庸曰道之不行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便是孔門知行合一眞

擴談孟氏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智與聖知行之謂也巧者力之巧力者巧之力引弓發矢巧力俱到巧有餘而力不足力有餘而巧不足皆不足以言中此合一之說也先師曰致良知良知是知行之本體致是知行之功夫格物正所以致之也先師一生教人喫緊處只有在格物三字吾人一生學道切要處亦只有在格物三字若以良知本體屬知以致知工夫屬行知之體員易于流動而不居格則有矩存焉格物者

行其所知也謂今之論學者只在知上發明未曾在行上發明則是能知而不能行知行分而爲二而謂鄙人之說纏繞反成穿鑿亦無怪其然也　何謂意之所用爲物大學之要務於誠意誠意之功在於格物誠意之極在于止至善止至善之則在于致知一也心之虛靈明覺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也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意之感動必有所用之物有是意斯有是物無意

則無物矣良知者寂然之體物者所感之用意則寂感所乘之幾也有物必有則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之中也吾心之良知所謂理也物得其理之謂格正感正應不過其則則物得其理矣故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如好好色謂之爲善如惡惡臭謂之去惡戒自欺而已 自慊惟在察諸一念之微

所謂愼獨也舍愼獨之外更無所謂格之之功矣若曰何在非物何在非格當克已卽克已克已一格物也當窮理卽窮理窮理一格物也當感應卽感應感應一格物也格於上下上格天下格地也有耻且格格君心之非明格人物也神之格思幽格鬼神也則是未有是意先有是物善何從而爲惡何從而去且意無所用又何從而用其致知之功乎天地間只有一感一應而已應感是誠意眞脉路不可須臾離也克已

窮理正是爲善去惡乃誠意曰可見之行而槩以當字並舉而貫之含糊泛漫不知何取於義而云爾也至于天地人物鬼神格物之說分明是或問舊見解兄特習之而不自察耳先師自謂格物其於或問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兄亦自謂格物其於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是則然矣但爲之[illegible]要而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不可以不察也文公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illegible]雖主乎一身而體之虛

靈實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用之
微妙實不外人之一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已
不能無欲學者心理爲二之弊若先師於格物
之旨則是物理不外于吾心虛靈不昧衆理自
此而具萬事由此而出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員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
外之物格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
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之方
員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毫

釐千里之謬不于良知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員不以權度而欲定天下之輕重長短揣摸依彷乖張錯戾日勞而無成也已文公分致知格物爲先知誠意正心爲後行故有游騎無歸之慮必須敬以成始涵養本原始於身心有所關涉若知物生于意格物正是誠意功夫誠卽是敬一了百了不待合之於敬而後爲之經也兄于斯三者果能契悟得徹則凡來書所謂本體功夫之說求

仁一貫之說理會性情讀書窮理之說良知知識體用之說天道人道大小之說皆可迎刃而解其於不肖所講之意有若函蓋之相值不期合而自合矣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告曾子則曰一貫一貫即所謂復禮非有二也不可分一貫爲天道復禮爲人道天道人道一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未嘗不言聞非耳聞聞與不聞存乎學者之自悟性與天道非一貫而何曾子既唯一

貫之傳及語門人則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夫子所以告仲弓者忠恕即一貫之異名及門之士未嘗不聞但有悟與未悟之殊曾子用心於內學將有得故夫子呼告之以速其悟其次子貢穎悟可幾於道故夫子亦呼告之以開其疑一如樹之根貫如樹之枝葉曾子用心於內知在根上用功但由之而不自知耳夫子只與點破遂應之速而無疑說者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體之一一者心也精察

良知與知識發得十分明透

即是心去精察若曰夫子至此方與栽根下種恐未必然說者又謂曾子一貫以行言子貢一貫以知言是癡人前說夢可慨也巳　良知與知識所爭只一字皆不能外於知也良知無知而無不知是學問大頭腦良知如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自然能分別未嘗有纖毫影子留于鏡體之中識則未免在影子上起分別之心有所凝滯揀擇失却明鏡自然之照子貢子張多學多見而識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是信

心不及未免在多學多見上討帮補失却學問頭腦顏子則便識所謂德性之知識即是良知之用非有二也識之根雖從知出内外眞假毫釐却當有辨苟不明根因之故遂以知識爲良知其謬奚啻千里已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良知也禮儀三伯威儀三千格物以致其良知也發育峻極者德性之體禮儀威儀者學問之功學者學此也問者問此也正所以尊之也孔門博文約禮博文是約禮之功夫無非此義先謂

發育峻極吾心之性之靈所以生萬物之眞機
大德之敦化也天之道也禮儀威儀吾心之天
之則貫于事物之中小德之川流也人之道也
凡人道所以承天也似以天道屬本體未發之
中而以人道屬良知之用將大小分作兩截不
遂以良知爲本體至於先師博約說亦以爲附
會牽強反失聖人本旨是皆所謂毫釐之辨也
兄謂陽明先生學問有功來學所以深信者
在此自謂此意理會有年實見得原自有個眞

未發氣象良知屬用不可以良知爲本體隱難言之矣良知如明鏡萬物畢照而鏡體未嘗動也若謂良知非本體別有未發之中是反鑑而索照也前於良知心之本體條下已言之詳矣兒謂先師讀書之法何可廢也然居敬持志亦不可少但在見獨不見獨耳不見獨而讀書持志固爲冥修若見獨仍須是讀書仍須是居敬仍須是持志此則不肖所未解也愼獨卽是誠意居敬持志卽是誠意之功讀書是意之所用

之事非有二也若以慎獨與居敬持志讀書仍須分作幾路不知獨從何處見在於意之所用爲物條下亦已言之詳矣古本序云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此三轉語大學本旨千聖之絕學於此參得透悟得徹從前種種辨說盡成葛藤剩語可以忘言矣兄謂遍宇宙窮古今只此一點真心舍此不成

宇宙不成世界此兄自信大擔子萬里程途非神驥莫能達敢不策勉以從馳驅吾人講學第一怕有勝心與執己見此學原自古今公共之物非吾人所得而私若以勝心行乎其間是自私也所講何學格致之旨本體作用大同中惟有小異故極諫竭辨其求合并原非以求勝也凡有辨析所見未合不妨暫舍以虛相受兼短集長以明此學朱陸兩家紛紛異同數已只是不能忘見吾人不可不以爲戒